

● 崔波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血雨龙蛇梦

XUE YU LONG SHE MENG



血雨龙蛇梦

●崔波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血雨龙蛇梦

崔波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875 插页: 2 字数: 140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6000

定价: 2.95元

ISBN 7-5396-0439-5/I·384

内 容 提 要

大沟集侥幸地在日寇铁蹄下偏安一隅，竟然畸形繁华起来。地头蛇龙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，不分老少亲疏地奸污女人；驻大沟集警备司令部司令唐纪风流倜傥，文韬武略，却不料也是风月场中老手，尤对梨园中女流更感兴趣。“凤翔”戏班来大沟集小城演戏，武花旦阳春兰“绝招”惊人，美貌盖世，满城为之倾倒。龙爷、唐纪见之垂涎，为将阳春兰弄到手各使明枪暗箭。春兰守身如玉，巧妙周旋，而女友素芝却为“凤翔”忍辱自缢……

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写出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故事，潇洒而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出正义与邪恶搏斗的悲喜剧。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文字亦颇见功力，读来令人手不释卷。

楔 子

新舞台新得气派，油漆味儿还没散尽。大沟集虽地处中原，连胶木钮扣儿也稀罕，却让戏院子门面上的四根大立柱沾了点“哥特式”的西洋味。雕梁画栋中，不乏游龙戏凤，风花雪月的彩塑。“三娘教子”、“马前泼水”、“张良得书”、“蒋干盗书”之类，色彩鲜艳地炫耀着。当地土木匠尽管使了吃奶的本事，画面却依然比例失调，全不顾透视、色调的美学原则，显得粗俗、土气。

尽管锣鼓震天价响，园子里人山人海，照明的却只是几盏吊在梁上的汽灯。嗞嗞地响，气不足的时候还闪耀着绿莹莹的火苗。白炽的纱泡儿其实是一堆惨白的灰。

惨白的灰和绿莹莹的火苗儿不要紧，今儿唱主角的名冠三省，又是拿手好戏《穆柯寨》，所以看官的无暇埋怨照明的不发达，只顾扭定了脖颈，去看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。

看《穆柯寨》自然是看穆桂英，穆桂英自然是刀马旦。不是“五十三岁又管三军”的老穆桂英，颤颤巍巍，拄龙头拐杖，而是扮相英俊，飞闪腾挪干净利落的黄花大姑娘。一阵热闹的四句头过后，白盔白甲红绣球的穆桂英急步上场，“唰”地一个亮相，头上的玻璃珠儿、绒球儿乱颤，桃红腮，朱红唇，眼珠儿水灵得可人疼。出场就是一个碰头好。台下有人嘶哑着嗓子叫：“乖乖，今个儿开眼了。”懂行的

人看了会儿，就发觉穆桂英的头盔特别，似大了一号，珠子绒球也就多，看样子比一般沉重。

一段不短的二八流水板唱下来，全场屏住气地听，“哐”地“满堂彩”。开打，那刀马旦背插四面小旗“喇喇”地打旋子，翻小番、过弯子。一杆银枪使得上下翻飞，出水蛟龙般灵巧，看得台下人顾不得喘气儿。正紧张处，穆桂英突然站定，戴着沉重的大头盔后仰，仰，仰过去。板鼓儿由慢到快地绷劲儿敲。懂行的猛然醒悟：嚯，绝招儿“甩盔”拿出来了。过去河南名角“盖九江”，这手玩得最漂亮，可惜那人早过世了。不成想在这儿又看到。造化！造化！台上的穆桂英那腰后仰弯如弓，头几乎着地。怪了，那沉重的头盔竟然生了根似的不往下掉。是系了绳子？还是……接下去该是猛地起身，脖子一硬，那头盔便箭一般地向侧幕飞去。

“盖九江”之所以名冠三省，威震八方，就靠了这手绝活。据说，演穆桂英的这位去年在郑州“泰和”剧院演出，汤恩伯去看了一回，惊奇得半天没喘气。戏煞了，他兴致勃勃，非让再表演一回。台子一边摆一方桌，上置一红烛。这角儿在台另一头，一甩，不偏不倚，把那红烛打成了两截。汤恩伯巴掌都拍红了，一高兴，赏给大洋二百。这会儿，新舞台千把看客头伸得老雁一般，只等穆桂英甩盔了。可是，今个儿怎么啦，那角儿头转了过来，面朝向观众。看得清她剑眉倒竖，银牙紧咬。不对呀，甩盔该面朝侧幕哇？正迷惘间，

“穆桂英”突然脖子一硬，那头盔划过一道白色闪电，象颗炮弹直朝台下射过去。只听台下有一人惨叫一声，狗熊般向后仰倒，摔得一滩烂泥似的。桌椅板凳茶壶茶碗稀里哗啦一阵响亮，场子里马上开锅一般闹翻了……

第一章

芦沟桥上的 485 个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石狮子们，当“七·七”事变的炮声一响，自然表现出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愤怒，可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兵扛着膏药旗从它们面前走过，去践踏华夏神圣的土地和人民。它们毕竟是石头的躯体。不是石头的躯体却表现出令人遗憾的麻木。偌大的中国，几百万军队，竟然让小日本几个月内给占了大半，这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大错。蒋介石的“曲线救国”是不是有一定道理？无从考查，然而他却坑了四万万同胞。上海、南京几处轻重工业、商业集中的大城市，当然是日本人垂涎三尺的地盘，首当其冲被占据。惶惶不可终日的大小资本家们，挟裹细软，蜂拥逃往穷乡僻壤。

一向默默无闻甚至地图上标不出地名的大沟集，突然间空前繁华起来，象一位打入冷宫的妃子忽然受真龙天子恩宠，一夜之间变成了金饰银装的正宫娘娘。如鸟兽散的沪宁资本家在这弹丸之地上云集，纷纷重整旗鼓，开店设铺。洋油洋火洋布洋袜洋胰子洋蜡，买入卖出笑脸迎客忍痛“大牺牲”，一时间，大沟集一街两巷人头攒动，在“生意兴隆”“财源茂盛”的对联下讨价还价，争得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大家都陶醉，一时竟忘记大沟集外还有硝烟弥漫的战事。

街面上一热闹，烟馆子、游戏场、戏院子就忽喇喇建起来了。象南方人吊起一块肥肉，慢慢就会生出许多肉蛆。最繁华的中原街，半袋烟工夫便可走个来回，却个挨个地设了五家戏院：“天乐”、“华声”、“新舞台”……到入夜，各院子门口挂着雪亮的汽灯，把门的伙计可嗓子喊：“快来看快来瞧，文武带打全新布景真枪真刀玩儿命罗！两毛一位！”“汴京名旦金凤仙今日头场《秦香莲》，良机不可错过快请进一饱眼福！”人影幢幢在汽灯惨白的光里，影子却极黑。黑黑的影子挤挤拥拥。很响地从戏院里传出开台锣鼓声，急急切切，紧打慢敲，听得让人心动。相隔不到一箭之地，又是一番景象。没有大动静，只见各大门口挂着花花绿绿的灯笼，不似戏院子里汽灯亮堂，昏昏的。却因门口站着的妖媚女人和闻着倒胃的脂粉香，昏昏的灯光也似有些媚艳。灯笼上写着女人的名姓，大门上钉着匾额，大书“同乐”、“莫愁”、“逍遥宫”之类，最排场的一家门楼上，赫然写着“花园书寓”。倒是文雅，不过可不是秉烛夜读的所在，进去的全是竭尽全力地付出。夜半，管弦丝竹竟哀哀怨怨地从混沌中撕开一缕清新，伴着红男绿女进进出出，嬉笑里烘出断断续续的小曲。有那尚知国破山河在的老夫子，临窗遥望此景，不免激愤得拈断几根胡须，慨然长叹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因为不知“亡国恨”，所以大沟集人竟有闲情逸致整日里进出戏院。拿一只切成六瓣的青凌凌的萝卜，端一壶沏就的瓜片茶，边吃边喝边摇头晃脑，听新来的戏班子唱戏。一伸头，喷一股畅通的气，全不顾前后诸君在浊气中掩鼻。小地方人，因为交通闭塞，连日本鬼子也毫无侵略的兴趣，所

似出去闯荡的不多。不过，上海、南京大城市逃难来此的富贾巨商，言谈话斋、习惯爱好熏染了他们，“艺术鉴赏力”无形中得到提高。来的戏班子要是“野门”，唱、做、念、打不入流，场子里马上就能哄起来。萝卜皮、茶壶茶碗轮番往台上飞，生生撵出大沟集。就是京津太班来此，也深知大沟集戏难唱，少不得小心伺候，使尽浑身解数，方可立定脚跟。几十年后的如今，穿梭般往来的大都市歌舞团，幻影式布景飞金流彩，咿咿呀呀地唱几声，砰砰啪啪扭屁股，哄到手钱就溜，全不把大沟集人看在眼里。此情不知是时代那个车轮子转得太快，还是终究因为大沟集太闭塞，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的“抄肥演出队”一走，便有几位怀古的遗老坐在水磨石台阶上，包着铁头的拐杖砰砰地捣着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当初，‘新舞台’一盖好，还是河南的那个‘凤翔’戏班唱开锣戏呢！那刀马旦‘小飞燕’，如今谁个比得了？看这会儿的扭屁股的舞，唉，恶心！一代不如一代呀！”

话说当年“凤翔”辗转来到大沟集，正逢关帝庙“九九重阳会”。沿沙河滩搭两架戏台，来的戏班子轮流着上。砸了锅的，吹灯拔蜡卷铺盖，演得好的，接着唱。谁撑得散庙会，赏钱包银加倍不说，还请到刚盖就的“新舞台”里唱开锣戏。到这份上，那可是到了顶的荣誉了。

“凤翔”的班主于富堂领着一窝子大大小小高高低矮男男女女的“戏子”，拉着扛着抬着拽着各式各样的刀枪把子衣箱帽盒并随身铺盖，风尘仆仆来到大沟集。没敢住进城里，就在庙会上的几间空屋里歇息。人不卸甲马不卸鞍，先就地支起香案拜天拜地拜老郎神——唐明皇。这是梨园行里的规矩，不拜唐明皇，唱戏就得打武伤人张口倒嗓拉琴断弦

敲锣破音。那唐明皇爱戏如命，审阅完公文就招呼梨园子弟过来演一出。真龙天子艺术至上，不惜屈驾抹个大花脸粉墨登场，倒也给梨园行里平添了威风，社会地位想来当时也不在下九流里。唐明皇驾崩，不放心演戏事业和梨园行当人士的命运，云端里密切注视，遥表关怀。所以戏班子里每次开戏前都要拜一下老郎神。

大沟集“棚主”鲁三腆腆地踱了过来。于富堂见了，急忙起身，恭恭敬敬地迎候。“棚主”不是官位，亦不是“职称”，却是乞丐头儿、莲花主儿、三教九流之首、五花八门之冠。要饭的，卖当的，耍猴的，卖大力丸的、拉洋片的，进大沟集想混碗饭吃就得先到“棚主”那儿报到，还得天天“孝敬”，名曰“抽头”。如不照此办理，则会被一顿拳脚驱逐出境。不过，这棚主也并非庸才，得想着法儿“领导”混饭方式之“新潮”。有次，一个要饭花子在迎宾饭庄碰了壁，一口汤水没要到反挨了一顿臭骂。鲁三一听火冒三丈，竟如此冒犯叫花子的“尊严”，治他娘的！他揣着一把破菜刀，气势汹汹地来到迎宾饭庄。到地方二话不说，冲进去往店堂里一躺，用破菜刀照脑门哆哆砍了三刀，顿时血流满面，又哇哇鬼叫，满堂宾客皆惊，纷纷逃离。门外，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看客。掌柜的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忙送上钞票打发。饱餐一顿不说，鲁三还人模狗样地坐在掌柜雇的三轮车上打马回朝。自此，大沟集所有饭店没谁敢打骂叫化子的。

鲁三见了于富堂，上下一打量，抱拳拱拱手，算是客气过了。接着也不等让，就拉过条凳坐下，一只脚支上去，搭手使劲搓那发了白的脚丫巴，时时闻闻，看样子对气味的正统相当满意。

于富堂闯过码头，见过世面，三教九流里的规矩自然懂得，陪着笑说：

“刚来乍到，门里家规还未讨教，竟烦棚主前来指点，实在对不起，请多多包涵。等演过头场，抽头钱定然送上。”

鲁三留恋地又闻闻手指，乜视了一眼于富堂：

“嗯，看样子是走南闯北的江湖人，不生分。这就好。放心庙会上演去，敢有人跟你们捣蛋，看我鲁三治他个狗日的。”

于富堂堆起一脸感谢：“那可全仗棚主您啦！”说着朝东倒西歪休息着的人群里招手：“春兰，还不快来拜谢！”

人群中站起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慢慢走过来。鲁三本不经意地顺势去看，这一看不打紧，直把他看得傻了眼，呆了脸，丢了魂，跑了胆，眼里恨不得伸出手来。

走过来的姑娘叫阳春兰。一副怯怯懦懦的样子。垂着眼皮，轻移玉步，移过来，让读这书的人都看清了她：未用胭脂官粉，面颊却白生生中透出嫩红，让人想起五月鲜桃，鼻子不大不小，不高不低，鼻尖上一点亮光，象西画家油画笔点出来的一样；嘴唇更令人倾倒，永远红润着，被雪白的牙齿衬托出鲜嫩；那双眼睛水汪汪的，睫毛长得特别，伸出去在半道里向上翘起，平添了几分妩媚。

阳春兰来到鲁三面前，略一弯腰，算是拜了一拜，随后不冷不热地应酬：“师傅，凤翔戏班头遭来贵地献艺，人生地不熟，小的演技又不入大流，有个三差四错，还望你老多多看顾。”

鲁三这才收回眼光，腆腆肚子，大包大揽地说：“有我

在，你们在庙会上放心地演。演得好了，城里的新舞台、大华几个好园子说不定还来接你们上戏呢！不过，实话跟你们说，城防司令霍唐纪和本地商会会长邹龙生龙爷，都是出了名的戏迷。常来演戏的班子一来，都是先去这两位要人那里晋见。唐司令和龙爷当然也是额外照顾戏班的啦！”说着，鲁三又狠狠瞟了春兰一眼，这才趿拉上破鞋，起身欲出门。于富堂急忙赶上去，塞到他手中一个红包，低声道：“这点小意思，你先收下。”

鲁三捏捏红包，揣进怀里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扬长而去。

春兰看着鲁三走远，不高兴地对富堂说：“富堂叔，你怎么给这穷叫化子塞钱？咱的一分一毫都是汗珠摔八瓣挣来的。”

于富堂叹了口气：“我难道不晓得挣钱的难处？你年轻，哪里知道世事的艰辛？得罪了棚主这号人，他敢往你行头上抹屎撒尿！”

春兰不以为然：“唱戏的就该着低人三等？连要饭的也敢敲竹杠！依我看，往后咱挺着腰杆走南闯北，凭本事挣饭吃，别老低三下气的。这几个月下来，我心里可真窝憋得慌。”

于富堂脸色不悦起来，可对面前这位挑大梁的阳春兰向来不敢动气，只是加重了话音说：“唉，如今谁人不说‘天下有三丑，王八戏子吹鼓手’？生就低贱的命，还指望挺挺腰就变成达官贵人？我是过来的人了，认命。要不这样处处小心，少不得就处处有人找麻烦。我可得顾咱几十号人吃饭活命。你爹‘盖九江’真是莽汉子，唱戏开打那是腿上绑大

锣——走哪响到哪，一演戏就挤破戏园子。到后来还不是因为性子硬，落得个……”

他没说下去，嗓子涩起来。春兰听了他提起爹爹，也不免眼圈红了。

应工青衣的秦素芝见春兰这般模样，忙走过来拉拉她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春兰，于班主可是为咱们好哇。到哪里不得这样？我知道一提阳大伯，你又伤心了。快过来，定定神，马上得扮戏了。”

秦素芝年长春兰一岁，生得也是唇红齿白，粉面桃腮。一上妆，更是娇美艳丽。她是“盖九江”的远房侄女，因为“走水”烧光了家产，苦无生计，父母亲狠狠心把她送到“盖九江”门下跟春兰一起学戏。俩姑娘虽说年龄相仿，眉眼儿都一样俊秀，性格可差得远。小春兰应工刀马旦，少不了每天在麦草铺就的场子里翻滚，小番一口气得30个，少一个就得挨在一边看着的父亲的一顿藤条抽打。刀枪剑戟对练时，“盖九江”亲自上，春兰一走神就得挨揍。她生就犟脾气，挨了打眼泪一滴儿没有，爬起来还练，非练到连父亲也不忍了，忙叫停，她才扑通倒地，半天爬不起来。素芝应工青衣，每天河边一站，咿咿呀呀喊上一早晨，回来练甩水袖走台步。练得受不了，就爬在被子上哭，泪人儿似的。

庄子里有个大户人家的少爷，早瞅着素芝心里痒痒。见她天天去河边喊噪，趁大雾天藏在树丛里等着，等素芝过来就扑上去搂住要亲嘴。素芝吓得瘫了，挪不动脚步。这边的春兰正踢腿，听着那边喊噪子的突然停了，心里一激凌，飞也似地跑了过去，见胖猪似的少爷正搂着吓白了脸的素芝嬉笑，大骂一声“贼羔子”，冲过去一阵拳脚，把胖少爷打得

鼻青眼肿，趴在地上直求饶。春兰还不解气，飞起一脚把他踢到河里，一沉一浮杀猪般地叫，春兰却捧着肚子大笑。

等到春兰和素芝能上台演戏的时候，“盖九江”给她们每人起了艺名。春兰身轻如燕，翻跟斗舞刀枪轻捷利落，叫“小飞燕”；素芝打扮出来，光彩照人，又爱穿红衣，就叫“红牡丹”。

“盖九江”带着“凤翔”戏班天南海北地闯荡。辗转来到河南登封的大成戏园的时候，就让春兰唱大角儿戏《穆柯寨》。她也不怯场，早早化妆候着，一边默默背词，生怕上台张不开嘴。“盖九江”唱了几十年的戏，没怕过谁，这会儿胆小了，躲在后台不敢往前，生怕孩子上场砸了锅。

一阵“急急风”，穆桂英白盔白甲披十字红花快步上场。“仓仓仓七台——仓！”一个漂亮的亮相，观众一瞅，霍，是个小妞儿！满是那么回事，哗哗便是一阵掌声。这一拍坏了，小春兰脑子一懵，张口要唱的词一句也想不起，闹了个“闷葫芦”。伴奏的只好再拉一遍过门，春兰还是想不起。一连三遍过门，台下就乱开了，有人往台上扔萝卜皮，纷纷叫起了倒好。大幕急急合上，“盖九江”气急败坏地抡起一根红缨枪朝小春兰便狠打。春兰连急带挨，竟昏在台上。打这以后，春兰更下了苦功。闲下来一遍遍唱戏词儿，一打顿就掐腿肚子，直掐得紫斑一块紧挨着一块。要练刀马旦台步，她在鞋上钉了个尖脚，象独腿泥屐子。还把两根竹片绑在腿上，不让腿打弯儿。除了练功，连吃饭睡觉赶路，都不把这两样除下来。这一手练得绝，不上半年，“小飞燕”真成了飞燕，上了舞台疾步如飞，张口一唱声惊四座，慢慢唱出了名气。挂牌演戏她的名字开初是“站着”，“小飞

燕”三字竖着写，后来“坐着”，三个字组成三角形，再后来便“躺着”了，这是挂牌上戏角儿名气的最高表现形式。当她把父亲的绝招“甩盔”学到手之后，更是声名大振，豫、皖、苏、鲁一带颇有影响。可惜大沟集偏安一隅，信息不灵，报纸收音机之类全无，所以当“小飞燕”进了大沟集，尚没引起当地人注意，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。

知名度高低大小本无所谓，反正那会儿又不据此评职称长工资。当然“小飞燕”后来还是成了全国有名的豫剧演员，工资定到每月1500元，还是全国政协委员，有钱有势了，不过此是后话，暂不表述。

“凤翔”开了戏，沙河滩上千千万万的看客们依然乱哄哄，闹嚷嚷，围着凉粉摊、牛肉汤锅或是麻糊辣汤大嚼，似乎搭戏台倒是为这些零食摊子招徕顾客的。大家习以为常，反正请戏班子是为了庙会热闹，热闹嘛是凑出来的，大家都凑得乱哄哄的热闹，方显示出一派繁荣来。

今个儿“凤翔”写的戏码是《三请樊梨花》。不消说是春兰的头牌。除了刚才全体拜了唐明皇，她临上台又躲在秫秸围着的后台角落里独自拜了父亲的灵位。那灵位是在她心上的。她每次上台前都拜求父亲暗中相助。春兰不信唐明皇，她觉得离着千把年，还顾得管戏子？爹爹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。他肯定每天都无形地不离女儿左右，担心地注视着她，抄把子说不定也有父亲无形的手相帮呢。

樊梨花一出场，就把乱得牛行似的场面镇住了：“急急风”骤响，接“四句头”亮相，出来位银妆素裹的女将，只见她，

凤翅金盔压云髻，

雪白银盔摇叉颤，
穿一件闪亮银叶铠，
护心宝镜赛月圆，
腰系九股紫罗绳，
手按三尺杀人剑，
四根彩旗脑后飘，
冲锋陷阵谁敢拦！

草台班子里哪有如此光彩照人的角儿？众人便都细细地看，嘴里还含着牛杂碎炒凉粉。扮相好台步妙只是其一，服人心的是张口一唱。喝麻糊、啃鸡腿、赌彩头、摇卦签，连同趁拥挤摸女人大腿的地痞，都竖起了耳朵听，似乎台上那张樱桃小口一语安天下：

率众将出山寨地动山摇，
紫梨花我本是巾帼英豪。

.....

字正腔圆，后劲儿还挺大。加上戏台子搭在河边，不用扩音器，声传十里，让人听着血都往脑门上涌。懂行的人一听，便知这“小飞燕”是天上掉下只腿——不是凡脚（角）。没等一段“慢板”唱完，台下便齐齐地发一声喊，打雷一般：

“好！好！——”

“唱得好！唱得妙！”

后台的于富堂听到这喊声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定下心来。这地方人喜欢“掰戏牙”，戏顶难唱，走了腔倒了板错了调凉了弦准得挨哄，没唱热嗓说不定就要灰溜溜滚蛋。今天“小飞燕”一出场能得“好”，算是天大的造化了。他不由朝

红绸布搭着的唐明皇木雕像默然又是一拜。

秦素芝穿好了衣饰，贴齐了片子，一旁静静地候场。见春兰头炮打得响，心下也着实高兴，抿着嘴笑了。

煞了戏，急急忙忙沾着豆油往脸上涂，抹得花里胡哨，再用草纸擦，热水洗。后台的秫秸箔围起来的“墙”，千条缝万条缝，每条缝里都透着一只或几只清亮浑黄也许善良也许邪恶的眼睛，定定地看正卸妆的阳春兰。出将入相门叠罗汉般地堆着好事的看客，嘻嘻哈哈地逗乐。正值五黄六月天，晒豆瓣酱的好天气。本来就闷热加上人墙一堵，后台蒸馒头般烤人。于富堂怕刚下妆的角儿们受不了，想赶走围上来的人，又怕说重了得罪，只有拱手陪笑请退。反而惹得轻薄之徒又朝女角儿们飞话：

“喂，姐儿，怪热吧，来，我给你擦擦汗。”

“嘻嘻，那位大姐，跟我出去，爷们给你闹杯冰镇酸梅汤！”

……

于富堂毫无办法，直催大家快收拾，赶紧回住处。春兰见这阵势，擦一把脸，甩着蓝条儿毛巾，慢悠悠地走到围在门口的人前，也视着眼里出血盯着她的人，微启朱唇道：

“众位客官，看戏累了吧？有空的里边坐坐。你道这儿的滋味好受哇，摊烙饼都富裕。没事的请回吧，明儿见！”

听这话味，棉里藏针软中带硬，客客气气地下驱逐令。有那识相的悄悄撤退。剩下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觉得这“小飞燕”不象往常来的戏子横竖忍得住，大气不吭地任捏把，便慢慢有些招架不住，眼瞅着女角儿，脚下悄没声儿往后蹭。眼看要“全线崩溃”，不料突然又闯进一个人，拨开